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卷第五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辛鼓殘字記

岐陽石鼓第八無字久矣乾隆辛丑三月方綱官司業日於橋門手拓十鼓於此鼓之首得此半字以四明范氏天一閣所藏本與上海顧氏所摹舊本核定此鼓行次每行五字而顧摹此鼓首有此工字益信矣此字在第二行辰字之上隔一格與下行走字隔上一字對也後二十年再往拓則此半字亦又損去不可尋矣若不亟摹傳之更無知者矣此從來薛潘諸家圖釋所未及也

重立漢武氏祠石記

昔歐陽子集古錄以漢魏已來古刻散棄於山崖墟莽間未嘗收拾爲足憾又自謂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然而漢武氏時祠像之文則錄所未著也至東武趙氏始有武氏石室畫像五卷而其錄不傳惟鄱陽洪氏乃圖且釋之凡四百餘字而已當南宋時已以重刻本爲可珍而況逮今又六百年乎錢塘黃子秋盦旣於濟寧州學扶升尉氏令碑得拓其金石已而復於嘉祥縣南之紫雲山得敦煌長史武班碑洎武氏石闕銘遂盡得武氏石室所刻畫像又得孔子見老子象及祥瑞圖石刻視洪氏所著功蓋倍之矣於是敬移

孔子見老子象一石於濟寧州學而萃其諸石卽其地
爲堂垣砌而堅之榜曰武氏祠堂俾土人守焉往者予
與黃子考訂金石文字每以斯碑舊本不得賞析爲憾
今吾二人十年以來心營目想之狀一旦得遇其眞而
予適按行鄱陽廬阜間遠懷文惠洪公千里關山所悵
結而三歎者也後之摩挲斯石者當何如護惜之

五鳳甄記

漢甄一就其側有字處以建初尺度之長七寸弱厚二
寸弱蓋稍有磨去也餘三面皆經琢研時磨平矣面背
僅闊三寸四分則非甄之原制矣研左側四周複邊中
作陽文五鳳五年四字字皆一寸許下五字視上五字

稍長年字下直似極長而磨殺也研右側下有小隸書
竹房琢三字近時張芑堂以小楷書錢擇石銘並序於
研四圍竹房琢三字幾爲所壓擇石家澉浦芑堂家海
鹽皆吾子行居遊之地而擇石芑堂若皆不知有吾竹
房者何也阮侍郎自浙江得之攜來京師以示予爲記
之曰薛尚功稱漢器必謹其歲月記所謂物勒工名以
考其誠者也周秦以前尙矣漢武帝始有年號宣之五
鳳距建元財八十年此以年記器之最古者而曲阜五
鳳二年石則字在正面其文陰此則陶旂所成故字在
側其文陽其文陽則模型所成也文陽而居器之側者
未有先於此者也班史謂孝宣綜核名實至於工匠器

械皆精其能故此一輒也可以見工度焉漢五鳳僅四年何以云五年也曰五鳳之四年其明年爲甘露元年李善西都賦注引漢書宣紀甘露元年詔曰乃者鳳凰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攷此詔乃甘露二年撮敘之詞不言甘露降在何時而元年夏特書曰黃龍見新豐据詔詞則甘露瑞在黃龍之前而五鳳之改元於前冬書其事此甘露改元前一年不書其事而本年夏四月特書黃龍見此則班氏文章詳略間伏之妙使人知甘露之降在次年春也則甘露之改元在其春三月間而浙澣之地至陝都關遠則此春三月間仍稱五鳳五年何疑乎故此一輒也可以見史法焉此側四字其上五字

中間二畫直交用隸勢而下五字中間彎交用篆勢是爲西漢隸古去篆未遠是篆初變隸之確證嘗於曲阜石刻已詳言之而此下五字中畫視曲阜石刻爲更顯故此一甄也可以見書勢焉昔歐陽文忠嘗憾不得見西漢字而今於五鳳年間旣見曲阜之石又見海鹽此甄宜乎吾竹房琢之而阮侍郎寶之亟宜表其文於金石著錄者也附系以詩

墨池記

廬山舊志云晉王羲之守尋陽覽勝於廬山之陽解郡後卜金輪峰下家焉時西域僧佛馱耶舍持舍利來羲之捨宅爲寺以居之歸宗寺志曰攷晉史佛陀耶舍於

義熙十年甲寅至廬山義之守九江在咸康初歸宗寺則咸康六年造也前後相去六十餘年當知所請爲達磨多羅而耶舍實金輪開山繼主歸宗耳方綱按此說固然然以右軍守九江在咸康初亦非也晉書本傳義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義之清貴有鑒裁遷宣遠將軍江州刺史亮卒於咸康六年則右軍刺江州當在咸康六年以後咸康止有八年安得云咸康初乎右軍刺江州旣在咸康六年後而歸宗寺之建乃云在咸康六年則解郡後乃卜居卜居後乃捨宅其事蓋有所不合矣王禕記曰歸宗寺有池水色正黑乃義之洗墨處義之慕張芝臨

池學書池水盡黑此其蹟也或曰臨川亦有墨池南豐曾氏爲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義之不可強以仕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此兩地耶愚按南豐文猶是想像遺蹟之詞耳若以晉史言義之刺江州晉志亦言尋陽柴桑皆屬江州則墨池之在廬山者當較臨川爲得其實矣且南豐雖疑而尙必記之則此寺捨宅之由與墨池之蹟雖不能確指其時日而又曷可使之湮沒耶

有美堂後記

昔歐陽子爲梅公儀作記以遊覽之盛歸美於斯堂愚竊非之梅公取暢詩地有湖山美之句以名其堂而歐

陽正切杭湖言之曷爲而非之乎君子於友當擇所當
務者以告之錢塘湖山之美則一語足矣何賴乎作記
爲斯記者宜舉習俗之工巧邑屋之華麗悉衷諸質樸
而勉以勤儉持以淳厚然後所謂富完安樂者貞之於
永久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風俗之美焉又言臨是邦
者選公卿侍從之臣因而延賓客占形勝此則宜導以
早作夜思黜貪舉廉懲奸剔弊釐案牘以靖閭閻防微
而燭隱必如是以言所有者有吏治之美焉杭人文藝
甲於東南往時浙西文滙紫陽院課諸編競尙華縟近
益多貪用子史是宜崇經術使士皆研精傳注不苟爲
炳烺之觀然後風會益趨於醇實必如是以言所有者

有文章之美焉歐陽豈不知此而徒娛意繁華之是稱其將何以示後人顧不慮銷金頽廢之風日長耶今則官清而政平士務學而民安業胥入於

聖天子綏和燾育之中使歐陽子居今日其文當不如彼矣吾友嚴子卽歐陽所云清慎好學者故竊舉曩所疑於歐陽者爲吾嚴子記之

東軒記

瑞州使院廳事之東有軒三楹潁濱所謂東軒也潁濱此記作於元豐三年十二月時以謫監筠州酒稅假部使者府以居因有東軒長老之號其後四年東坡至筠與潁濱相晤蓋在七年之夏五月潁濱詩所謂公來十

日坐東軒者也合二集考之則穎濱居此前後凡五年然穎濱記中輒以不能安居此軒爲憾而東坡過此亦惟嵩陽茅軒之是懷者何哉予初試士來此在乾隆五十二年二月撫蕉桐而吟春雨效蘇氏書體以扁其楣其明年夏五月復以科試來此游息十日而去古今人懷抱同不同奚必其一致也旣爲賦詩繪圖裝軸於蘇齋因併爲此記書於去年題扁之後

重立表忠觀碑小記

蘇書表忠觀碑四石存二蓋在元末之際瘞於杭州郡學至乾隆辛酉始出土而蕪泐未重立也今錢子立羣爲武肅裔孫自金匱來杭脩葺祠宇乃考原石嵌以太

湖石柱而重立焉世傳是碑大字本明嘉靖中陳太守
柯易石摹刻者其石亦四片或謂與醉翁豐樂記同法
然方綱嘗於萊州得醉翁亭記舊石乃知滁州之刻非
真而弇州月峰皆嘗想像表忠小字本爲難得則此二
石久埋未出時也今真石出土五十餘年始得錢子重
立之碑蘇書真氣照耀湖山與錢氏祠宇精靈耿耿相
質其視蘇詩引所謂自託於不朽者更何如哉錢子自
杭寓書京師屬爲之記故具言二石出土重立事

雪浪石盆銘記

蘇書雪浪石盆銘刻於盆口四周自上盡字內至下存
字內從徑四尺五寸自右原字內至左東字內橫徑四

尺四寸五分盆口寬五寸四分合外內計之須得圓石
徑圍五尺五寸也其高未見不能計然大約亦須數寸
或尺許若選美石可琢爲盆者度一時未能就是以姑
用圓研代之縮臨其字刻焉此原刻之字已被俗人磨
去拓本今存者至爲珍罕矣慮摺疊易損也故剪開略
依其原石彎環勢粘於冊時時翫之而并繪此圖於後
他日儻得用原式依此尺寸伐石爲之更當詳加敘贊
以傳爾

仰止樓記

仰止樓在無錫城南泰伯瀆上宋楊文靖公講學地也
明邵文莊始葺書院其廢興之略見於王文成所爲記

厥後顧端文改建書院於城中而東林舊址遂無過而問者乾隆辛丑黃君尙典重葺留馨堂建樓三楹以祀文莊嘉慶戊午春賈君素齋偕同志增祀文靖於茲而以文莊配焉於惟文靖闡一程之微言啟紫陽之正脈而文莊以經術繼之

國朝湯文正之言曰遊東林者當講求龜山涇陽景逸諸先生之學潛修默證而勿啟門戶之爭可矣斯言也其仰止之要歸歟素齋來屬爲記遂書此以復之

鐵公祠記

曾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以守言也寄百里之命又兼守土言之則才與守合矣古今忠節之臣以守土之

才而兼殉身之烈孰踰有明鐵尙書者而尙書當時未有諡至我

皇上特賜諡曰忠定昔於史館得見

欽命賜諡諸臣黃冊忠定之諡詞曰策勵守城氣吞伏版才能優裕志節堅剛嗚呼此四言者實以才與守並言之足以昭千古矣方綱竊因斯義繹公之前後事迹所以致命成仁者皆以浩氣行之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不以時之久暫異也不以事之成敗計也不以地之遠近殊也而況濟南爲公矢志固守之區乎公以濟南居南北之間遏挫燕師至今四百年矣故老猶傳給燕王入城懸鐵板幾中者今之城西門也慷慨誓師

者北湖水面亭也其氣足以壯龍華澈源泉貫金石而耀日星也則其精靈妥侑於湖之北渚宜矣先是今禮部侍郎長沙劉公視學於此與巡撫長白長公謀立公祠而未果今運使長白阿公始度地於湖上以今夏六月工就適方綱試事畢獲與拜祠阿公以書石之文爲屬爰敬書

聖天子褒忠之曠典與公之才守相發明者庶幾伸此士人之積感而爲百世效忠者勸

英佑將軍江公祠壁記

神姓江氏諱起龍江南徽州人官海安水師副將其封爵曰英佑驍騎將軍之神今海安所海口並有祠來往

渡海者必虔禮焉謹按志載將軍爲人仁勇忠直初任
水師參將駐白鴿寨通明港當雷州初開白鴿營署俱
圯又無城塹可守將軍周視白鴿當郡城入海之口爲
雷州左臂無白鴿是無雷矣乃捐貲立營寨廣招居民
屯聚爲墟市於是舟車輻輳商貨畢集與雷城相應遂
爲一方雄鎮是時順治十三年也康熙元年晉副將三
年移水師駐海安口兵民帖服五年廟碑及省志並作
五年郡志作八年出洋捕盜風發舟覆殞焉民頌其功而思之將軍沒後
疊著靈異祈禱立應雍正八年十二月布政使王士俊
請於 朝明年春

上欽定爵號至今官民事祠逾謹方綱以乾隆二十九

年冬按試至此遂祀於神祠而碑記事蹟弗詳退而考
据省志郡志謹書諸祠下而爲之詩曰國語所載以死
勤事禦灾捍患著於祀制神則兼之忠直勇仁功垂於
疆德施於民於廓靈海神錫純嘏儼歛駢羅靈旗雲馬
作廟奕奕降祐孔多以贊

皇化重溟靜波爵由

帝命蹟爲民思官屬奉嘗子孫守之于雷于瓊標燎一
氣保疆綏民更千萬世

佛公祠記

事有實至而名垂歷久而彌新者非人力所爲也方綱
幼時則聞吾先人說長白佛公撫山東吏民於今稱之

今方綱來視學於此而公祠適成距公撫此土也百年
矣考諸志乘則公撫東四載凡厥均徭賦籌倉儲靖菑
苻戢豪右扶士氣劾貪婪皆公之實政也

御賜之詩表以風化

御題之扁額以水鏡則公所以上契乎

天心也之秦而攀援載道鑿井而勒銘永久則公所以
下孚乎民志也公舊有祠在西關山薑田公記之而其
地湫隘久弗葺今運使阿公以公裔孫來筦都轉於此
乃度地於北湖之上建祠屋三楹與鐵公祠並峙焉昔
嘗讀田公所撰記鋪揚懋績擬以陶侃宋璟李沆諸人
建矣而方綱今所記獨在公之實事有以動

主知而治輿情者良以此祠之建實愜乎斯人之同願也公由東撫擢川陝總督禮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其敷歷中外前後事蹟士大夫多能稱道之故茲不具述

家祠畫像冊記

嗚呼方綱不肖不克於吾父母在日寫真容及遭大故匆遽呼畫史史又庸雖寫如未也乾隆二十七年以覃恩誥贈之典焚黃告於庭始謀更寫之而初寫者又不可据弟元綱鼻以下微肖吾父時去弟歿已三年去吾母見背六年吾父則十有五年矣婦韓氏曰盍謀諸朱兄朱兄者婦表兄幼善畫嘗來吾家吾父吾母所習也居南郊外不相見已數載是日大風邀之至則憑几

靜思雙眸炯然若有遇已而索禿筆淡墨空際旋轉良久曰得之矣捲其稿去曰某日來至期往則宛然二人客在幅痛哭拜受之卽今摹於冊者是也先母見背時方綱與弟跪牀下哭莫能仰視方綱顧謂畫者視吾母某色上衣某色袖某色褰一一如其色畫之畫者唯唯故朱兄所畫一依其色今摹於冊亦然顧當時於面容反不能語畫史改其不似處今雖追似一二尙不能盡也先父見背時并衣色亦未語及憶吾父欲爲祖母寫一幀同祖母意有某史者吾父邀之齋中請祖母出祖母意不欲顧念吾父已邀之來強爲一出然意猶不欲色見於面祖母撫孫輩色極慈和而遇他人嚴正罕笑容

是日祖母坐而目畫史史執筆惟謹畫成望之凜然後
每誕辰挂堂中祖母指而目曰焉用留此爲哉方綱時
數歲與張氏表姊笑相視謂與畫中同一神情也先祖
像亦歿後有熟祖貌者追作之祖母與吾父母展拜未
嘗不流涕則其肖可知矣先祖方面豐頤莆中族姓來
拜者云似先襄敏公今視前冊所摹襄敏像信有似也
先曾祖像畫於陝西曾祖母像畫於江南崑山相傳皆
甚肖先祖像畫於山東齊東縣像皆未有合軸焚黃日
始畫先祖祖母合軸先父母合軸又十二年至今始摹
於冊吾家出莆田先世自宋六桂分支所謂一桂房也
自一桂禮部員外郎處厚公至吾父奉直大夫中允府

君凡二十三世聞莆中有先代像冊而吾家遷北幾三
百年失已久前八年方綱視廣東學政德慶州訓導進
取揭陽人持所藏冊請題則自唐諫議公宋補闕公禮
部公以下皆在方綱拜而命工摹之凡十四幅爲前冊
今年秋始摹三代先人像六幅爲後冊總一函告於先
靈敬奉無斁焉高祖已上數世像不存無得而摹也嗚
呼先人數十世之容貌得聚於冊以垂示子孫子孫隔
數世者猶將感涕而念所生況方綱之不肖不克早寫
遺容而僅得之追想者其寤寐罔極欲報未伸爲何如
耶此文撰於方綱蒙恩贈祖父中允時故稱中允府君其後晉贈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謹記此

家祠畫像冊後記

既摹畫先像於冊之後四年莆中族子霍霖偕計吏入都摹祖像十二幅來奉於祠敬續裝冊合前凡一函三冊時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五日也其明日霍霖中禮部試而其兄子蘭以選拔入都亦前一夕適至家庭聚合之樂科第聯翩之樂先靈顧之喜可知矣此十二幅已見前冊者九未見者三散騎公二桂三桂公也散騎公始居莆田爲莆始祖摹於冊首者大宗之義也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是冊自補闕公而下六桂具全而我翰林公尙書公以次列焉翰林公像與前冊小異蓋摹手偶

不同餘亦間有小異處皆以此本爲是也方綱得考悉
本支源委者由前進士孝豐令霈霖今其仲氏奉母教
諸子克有成立而殫心家乘切敬宗尊祖之義又如此
以方綱之不肖何以克承之四月十二日方綱謹記

先祖翁公祀齊東名宦祠記

先祖以康熙三十四年丞齊東至四十七年陞知單縣
未之任卒於解官斯邑凡一十有四年值歉歲鬻衣物
以賑民所活無算卒後紳士公請祀名宦祠是時先父
年十三邑人賻金八百請留寓應試於斯邑先父體公
清節卻弗受公嘗署知萊蕪再署知淄川又嘗護理知
武定州合昔丞江南崑山前後將二十年而無僭石之

儲寸椽之庇及先父歸里以諸生貢成均家益貧操益
介每舉先祖在官時事以勗後人公卒後八十五年孫
方綱來按試濟南攷專祠姓氏冊其名宦祠神位大書
曰清廉明翁公嗚呼公之積勤於民至今猶在也泣而
志之公諱麀標字孝定順天大興人先父諱大德字希
舜號純庵今並 誥贈資政大夫 文淵閣直閣事內
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乾隆五十八年夏六月朔
提督山東學政孫男方綱謹記

彞齋四圖記

宋趙子固號彞齋定武蘭亭落水本主人也而予所藏
蘇文忠書天際烏雲帖是元義興王子明家物子明曾

得牛彛故以彛齋自號鄭元祐所爲記者也明清河張氏四世鑒賞而米庵之父應文號彛齋又號蘇庵亦以藏蘇書乞居常州奏狀墨蹟也予於諸賢無能爲役然幼時先大夫命此二字以勉之而喜讀浙人陳蘇庵漢書雋之書故以蘇齋名其居事之相類有如此者乾隆庚子春屬羅生兩峰爲作彛齋四圖其明年適得手搗落水蘭亭遂不揣僭妄而爲之記

寶蘇室研銘記

予年十九日課誦漢書一千字明海鹽陳文學許廷輯本也文學號蘇庵則願以蘇齋名書室竊附私淑前賢之意戊子冬得蘇書嵩陽帖癸巳冬得蘇詩施顧注宋

槧殘本益發奮自勗於蘇學始以寶蘇名室昔陳省公
哀輯蘇書成晚香堂帖二十八卷可謂勤且專矣顧省
公堂曰寶顏而未以蘇名宋牧仲摹蘇像而侍其旁然
未嘗名齋也蔣樹存亦得蘇像俾王麓臺圖之始有蘇
齋之目查初白爲賦詩者也而銘記之屬未有傳者予
名室之後六年始書此扁於所居蘇米齋之北楹適得
欸研黝澤而宜墨已亥元夕展玩姑孰帖東坡書摘是
三字摹而朱之甫濡紙於研背而朱暈濃漬滿石自笑
弗成字也已而揭去其紙則石上三字宛然博厚中具
筋骨迥非姑孰帖本也異哉豈先生默使之成此室而
又親爲書此於研耶雖善蘇書者百方臨摹不能肖至

此也予於是竊有感焉凡室之中有益於身心則寶之
資於行事則寶之能助聞學廣見聞則寶之其耳目之
翫好器物之巧麗非寶也石之資用也莫如硯而但取
色澤者失之文之可鑑賞者莫如詩筆法書而但取姿
媚者失之人之尙友至蘇文忠可無譏矣而但取其激
昂豪放者抑又失之予蓄硯不多不敢輕說硯而頗喻
石硯相得之理於書不專嗜蘇而未敢僅以王僧虔徐
浩目蘇書於詩則但見其深至冲微而不見其奔放但
知其平實純正而不知其激烈叫號也然而所謂寶者
敬而勿失謂之寶念而弗釋謂之寶慎思而弗敢歧惑
也謂之寶是予所以銘諸心者而豈僅以銘研也哉

二老話舊圖記

二老話舊圖予與楊立山表弟同話而作也立山名庭柱乾隆癸未進士官廣東連州直隸州知州湖南岳州府通判晚年歸里居於涿州每清明節來都拜祖墓輒過予齋予二人同癸丑生今年皆八十矣老年兄弟能相聚話因屬友寫此以記之是日陸鎮堂之子光燧恰來共話予意欲併四兒樹崐皆寫於此畫者匆匆未暇爲也明日陸郎屬友摹二老同話大意於扇頭予亦題之因以締數十年後四兒與陸家二郎繼此同寫之兆云立山還涿後數日子復得訪予城東羅家井舊居并至育嬰堂幼時讀書處乾隆戊辰予讀書於此陸鎮堂

時相過訪表兄林天衢與予讀書於東偏書室始與天衢鎮堂相廟切爲文又與天衢族弟蘊齋明年己巳乃與立山兄弟聯榻賞析故予詩有丁陸馮林之句馮鶴亭丁受堂相過從又稍在後數年也城東訪舊之遊受堂諸郎與陸郎皆偕往焉予有詩記之併記於此

復初齋文集卷第六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友善堂記

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釋之者曰此陳善納誨之辭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繫辭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鶴鳴之詩善言友者也我有好爵吾與爾縻鳴鶴之交善言友者也予視學來江西日與中丞山陰何公研求治教之方切磋箴規之益而何公廨院中蓄數鶴以其二來贈予予因蓄於斯堂之前顧友善之名而思義焉蓋予之課士酌法意而

劑寬嚴者將隨事體察時質證於何公此亦應求攻錯之義也文學江陰夏君嘉興吳君皆下榻於堂之南軒各爲詩以賀予而太學生江陰曹君歙縣凌君亦將來館於此皆直諒多聞士也若夫學官弟子不我鄙棄庶幾聞過而改焉見善而遷焉則何曠乎九臯何邈乎千里不以聲應而以心孚矣堂故有扁今戶部尚書新安曹公視學時所題也蓋至今日而其義始於二鶴發之故書記於堂壁

蓬鶴軒記

丙午冬予視學南昌時則江陰夏蒞隈嘉興吳映颿兩文學館於廳之東軒映颿爲淵穎先生二十四世孫實

藏先生寄柳待制詩手迹有岐原周鼓闕里魏碑之句
先生之意蓋在漢石經也昔者一字三字之說史家著
錄家聚訟紛然得先生一言而定從來攷石經者皆不
及也愚嘗手摹中卽論語尚書刻於家塾援越州洪文
惠故事名其閣曰蓬萊今以此題映颺寓齋可乎菴隈
有竹里讀書圖蓋遠稽輞川近擬已山已山精時文於
今日談藝尤切所謂竹里者取鶴銘也菴隈江陰人又
與鶴銘相合故合二事以名是軒唐人呼秘書曰大蓬
此蓬字出處不僅其下一字避淵穎先生諱耳

谷園書屋圖記

江西學使解廳事之後東爲友善堂凡五楹昔吳荆山

先生題曰德有鄰堂者也新安曹侍郎易今名予蓄雙鶴其間故仍取易中孚詩小雅之義爲之記其西五楹曰靜香齋其前曰蓬鶴軒子所名也又西則雙清館爲臥室其前曰谷緣者卽谷園也已酉八月二十日集諸生於此校經譚藝凡十有八日於九月九日繪此圖靜香簷前木筆一株春作花而今秋再花蓬鶴軒老桂四年不花而今始花豈以諸生誦習之誠兆文字之祥乎故畫二樹焉靜香五楹其徙倚東室而觀插架者謝蘊山也西室二間坐而擁書者外則魯習之內則傳聽珊也蓬鶴東軒則吳蘭雪西則辛敬堂也友善之西室執筆勘書者爲魯純之東室則王實齋而中有坐玩雙鶴

者覃溪也畫者萬殿卿名上遴分宜人

吳齋記

今之爲經學者約有二端曰漢學曰宋儒之學其弊又有二端曰執曰通執之爲弊人知之通之爲弊人不知人之不知何也曰通則無弊矣顧何以通乃爲弊乎夫百家之說至難齊也而鄭氏曰整百家之不齊則夫旁通訓故上絜淵微孰從而濟之故執之爲弊顯而通之爲弊隱執之爲害小而通之爲害大也吾嘗挾其受弊之由曰果於自是曰恥於闕疑是二者皆意氣之爲也非學也然而人皆蹈此而不悔者則期必於齊之也期必於齊之乃愈不能齊矣經曰齊乎吳聖人之觀物也

使物自見其情而已故曰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丁
取薦而顛取其齊之用也命以申而風以散齊之能也
橈乎風斯不病於執矣稱而隱斯不病於通矣夫物之
善入者必銳而事之行權者多變至於守正不務其變
虛心不乘其銳此之善入則真善入矣此之行權乃可
以行權矣夫然後可免於執與通之兩失而適於大道
矣新城魯子嗣光虛心而守正者也其書齋以與名故
於其將南歸也而申是說以爲之記

西涯圖記

予昔得西涯種竹詩卷屬廣濟閔正齋爲作西涯圖以
意擬度爲之耳後二十年又得沈石田所爲西涯移竹

圖與前卷詩若合璧矣而西涯地址仍未之攷也今年秋梧門司成爲予言所居距西涯不遠卽今積水潭也旣而梧門撰西涯考予因屬江寧王春波爲作圖大局以外城德勝門與內城北安門定其章法而西涯可識矣西涯者德勝門水關之內法華寺之南海子積水潭之西今寫叢竹於此而所謂三間矮屋一重樓略得其槩而已其東則德勝橋又東南則藜光橋梧門云當是李公橋也其北則稻田其南則楊柳灣其東則月橋又北則銀錠橋又東則響閘橋北安門外大橋也又北爲鼓樓又北鐘樓月橋之西則慈恩寺舊址是爲銀錠橋之南灣文正故居在焉蓋文正誕生於此而積水潭之

西涯是其童子時所釣遊故以自號也際稻田而北屋
宇隱隱猶想像查初白唐東江諸人唱詠處而楊柳灣
之旁梧門詩龕在焉春波王子蓋未身歷其地是梧門
指說而作之者丁巳臘月朔記

重建古墨齋記

明從化黎瑤石古墨齋記略云良鄉縣學有北海所書
雲麾將軍碑雲麾名秀幽州人碑舊在官廳不知何時
校官裂爲柱礎好古者深惜之近復脩學舍更以新砥
置而不用推之瓦礫中過者不睨也友人邵生正魁按
慎伯詩中稱邵董生鳳元按吳匪庵記往經其地蹤跡
猶蓋粵人也之則古礎存焉以語宛平令李侯侯喟然興歎寓書良

鄉令輦至都下構齋於寢室之右納礎壁間屬藩參王

子世懋署曰古墨齋

王敬美時由尚寶司丞出爲江西布政司參議

李侯暨歐

子大任諸君歌以落之侯名蔭字于美南陽人工詩善書法歐博士集中嘗與李宛平唱和者也是記作於萬歷六年戊寅夏六月黎民表字惟敬號瑤石廣州從化人時官內閣中書舍人歐大任字楨伯南海人時官國子監博士是時又有盱眙李言恭亳州朱宗吉皆同賦雲麾將軍斷碑歌者也按是碑逸人太原郭卓然摹勒並題額李秀字元秀卒於開元四年葬范陽福祿鄉劉侗帝京景物略云李蔭所得六礎共存百八十餘字碑首尚存唐故雲三字其後少京兆王惟儉攜其四礎之

大梁今僅存二礎可辨者數十字而已董文敏得朱拓殘本是未作礎以前者凡數百字而戲鴻堂摹勒四十七行三百二十八字綴集成句訛失頗多且不著是碑之名觀者憾焉予去年於吳門借摹董藏舊本而適武進薰麓胡子來知宛平事政成務暇雅稽古蹟勒爲二石去其泐蝕者文雖未全恰與鴻堂行數相等得三百六十有三字以視昔日李侯所得六礎之字乃倍過之予爲重書古墨齋扁復李侯之舊觀存北海之妙蹟紀都門之掌故資藝林之攷据並撮述黎記大略以補吳記所未備云

附攷

是碑與陝刻雲麾將軍李思訓碑官同姓同書人同故
諸家易於牽混趙子函謂趙臨者誤也董文敏刻入鴻
堂帖不著碑名但稱北海書而陳子文碑攷目爲小雲
麾碑者誤也碑由良鄉學輦至宛平廨而劉侗帝京景
物略稱宛平署中掘地得之者誤也古墨齋記在萬歷
六年而吳少京兆記稱嘉靖間者誤也趙明誠金石錄
云明皇天寶三年改年爲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
元載爲可疑然黎記竟改云天寶三載不知碑後書天
寶元載歲在壬午正月丁未朔以史攷之是年正月丁
未朔無可疑者其稱年爲載當闕疑耳而改爲三載者
誤也董刻鴻堂四十七行以不全之文強集爲句而於

中間可資考据處反刪去之如北海系銜靈昌郡太守
舊唐書李邕傳累轉括淄滑三州刺史地理志滑州天
寶元年更名靈昌郡此碑正是天寶元年所立當卽是
滑州刺史而宋人寶刻類編於書人系銜臚列最詳亦
不載是官賴此碑與靈巖頌存此銜字耳而靈巖頌世
無傳本惟是碑摹得爲可珍也鴻堂帖中間空處皆以
意爲空格非原本所有至以蕭條爲蕭蕭尤誤今此字
稍泐未
摹入序末其詞日日字董刻肥闊如今人所寫語曰之曰
不知北海書尚存古意古人寫日月之日皆方而扁語
曰之曰皆窄而長瘞鶴銘詞日已如此矣北海書靈巖
岳麓二碑其詞日皆是如此卽以此碑內公日字證之

尤足徵北海書此日字舊蹟也楊東里趙子函皆妄謂
陝碑勝於是碑董文敏旣得宋拓殘本又得一宋刻翻
本之舊拓者中多誤筆而紙墨甚舊文敏乃貴其拓之
舊也而悉從之又付庸工摹鐫盡失北海筆意今愚摹
此雖亦非全文而實準量宋拓原本信爲北海妙蹟之
存其眞影者矣且世所鈔全唐文已無是碑之文則此
粗具大略而附以此攷識其顛末亦庶幾足傳信矣

移立廟堂碑記

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並書唐刻久湮今惟王彥超重
立石在陝西碑林世所傳虞楷止此爾又有宋時摹刻
一石不知勒於何年元至正間定陶濬河得之久在城

武縣學而知者甚少昔在山東曹州日見其碑厚僅四寸許日久恐益銷蝕擬謀移置曲阜官牆而未果也其後得見元康里氏所藏唐刻原本始知城武石刻所据祖本實在王節度所祖本之前亟宜移立也今嘉慶丁丑聞曲阜脩葺聖廟因致書山東巡撫陳公預飭所司移此石置同文門下左右以二石柱輔之敬書記於其側庶得以永傳並撰廟堂碑考一卷梓於曲阜

米書藥洲石記

廣州學使廳後九曜石相傳南漢時所移太湖石也石上多宋人題刻其一石云藥洲米黻元章題時仲公詡積中同遊元祐丙寅季春初八日題廣州府志云此石

不知何時置在布政使署宜移歸學使署乾隆甲申予
視學來此見之嘗屢謀移歸而未果也今五十餘年矣
嘉慶丁丑春因札致藩伯武陵趙公始知前任藩伯康
公久已建亭覆護之今趙公新葺亭壁屬爲之記此則
米蹟已妥帖安置無煩移動也且學使者終歲以按試
諸郡爲務不暇在署剔石予八年三任於此始得手拓
諸題並撰藥洲考二卷以識之此後接任諸君子實有
未及盡見諸題刻者今於趙公葺亭安得不記抑又有
宜記者或以此石後同遊題字非必盡出米書蓋因寶
章待訪錄亦在元祐丙寅而疑之不知寶章之錄自在
丙寅八月此在季春何疑之有米老英光集百卷久無

全帙且以米老歷仕浚臨桂之先後蔡天啟方信孺
紀述之同異尚待詳證予嘗撰米海岳年譜其名改寫
帶在元祐六年辛未則此題丙寅與黻字正合且世傳
米書罕見正楷以焦山瘞鶴銘側米題匡廬岳麓北海
碑側米題楷法正足證此是藥洲二十五字皆米書也
觀者可以勿岐視矣

野圃記

野圃者學士裕軒圖塞里先生養疴之所在平則門外
三里釣魚臺址昔金人王飛伯垂釣於此其後爲丁氏
玉淵亭者也乾隆二十九年四月方綱從先生後侍直
西苑歸過此步而尋水源先生謂方綱曰吾他日於此

結屋可乎是日微雨灑塗與先生攜手語甚快其秋方
綱奉使廣東八年而歸歸而先生抱疴已五年結屋治
圃於此者四年矣屋在圃之中南向三楹曰菜香草堂
折而西二楹上有小樓曰山雨樓南迤爲欄架木疊石
爲臺臺下二楹北向折爲廊東向又東爲茅亭亭南橫
木爲橋橋下荷數十柄每夏月出入步其上傾露滿襟
袖其南籬門也門外方池積水沿而東過土阜則新疏
官渠也土阜高下隔水望山而坐臥可致者樓與草堂
之所得也亭東諸畦鑿井引泉而交響於菜香之間者
取少陵詩而總名之所謂野圃泉自注者也春韭秋菘
饜風露之氣而無擔負之勞可謂得養性之方矣方綱

既記先生夙昔之言而得時與客來樂先生之樂者又三年矣先生曰子不可以不記遂書其齋石記之

裕軒學士從獵泛舟二圖卷記

裕軒圖塞里先生諱圖鞞布一字丹崖又號枝巢鑲紅旗滿洲人乾隆辛酉舉人戊辰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續文獻通考提調官山東四川鄉試考試官再充會試同考試官凡居詞垣者二十年養疾家居者十有八年其平生行役眺館閣唱酬之境皆所弗及而獨繪從獵泛舟二圖者述其志也先生家世駐防秦隴邊關之地先生以科第起家備官侍從而平日嫻熟庭訓於騎射命中之技最所嫺習又精研

國書楷字用墨之法是以每當扞蹕行營畫馳鬪場
夜草詩劄皆如其所素習蓋其篤念根本克勤職業如
此而迨於抱疴屏迹則又能翛然物外卜築於郊西之
釣魚臺金人王飛伯垂釣處也有茅舍八九椽題曰野
圃其屋曰菜香草堂籬門之外方池積水沿而東過土
阜則官渠也花辰月夜時棹一艇賦小詩以自適間與
野叟講農課山僧究禪理得養性之術焉晚歲築延寧
庵爲葬地自爲文勒石記其屋舍地畝以今年八月二
十八日端坐而逝年六十有六此二圖先生親命筆屬
安邑舉人宋葆淳畫者其門人劉侍御湄裝爲卷而方
綱爲之記

小滄浪記

運使雨窗阿公旣建鐵公佛公二祠於濟南明湖之北渚於是事舉而人和氣舒而民樂渚面故多植蓮自歷下亭沿葦蕩而西北境愈曠眺愈遠蓮亦益靚且深爰因築祠餘工度面勢構軒檻周以迴廊帶以彎橋有亭翼然有臺豁然地不加高而城南千佛諸山皆在几席水香花氣搖颺於半陂峰影之間謁祠者載酒而溯洄懷古者興歌而沿棹昔漁洋先生謂水面歷下諸亭皆在湖之南不足以當北渚遺址鼃无谷所賦北渚亭應更在其北者當卽斯地歟前人所謂百花之堤七橋之徑今皆已不可盡攷獨此地得於脩祠之隅若天造而

神貽之者雨窓題曰小滄浪實則一攬七十二泉之勝
有餘矣故書此以記之

硯山丙舍記

吳縣之西有硯山焉越絕書所謂吳人於硯石山築宮
者是也北爲獅子峰石上有宋淳熙間鑄尊華字所謂
尊華巖也峰之南爲資政大夫王公墓今刑部侍郎述
庵先生曾祖也先生以進士起家敷歷中外四十餘年
矣邊徼勒其勲績封疆載其治行學士大夫誦其文章
而先生獨惓惓於丙舍數椽者懷資政公之遺訓也資
政公葬後百二十餘年先生光而大之願不欲擴於其
舊規者示不忘先志也丙舍三楹背獅峰而面靈巖吳

郡諸山遠近襟帶於此西則梵香齋南則棲雲閣青藤
覆簷漾以蓮漪夾以細竹春而桃梅之華秋而丹黃之
葉杉楠相接巖戶相依住僧奉其廬子弟讀其書詩人
紀其勝他日談硯山者又將以丙舍傳矣述庵將南歸
屬方綱而爲之記故不辭而書於石

漱芳西室記

漱芳西室者翁子筠樓思兄而作也筠樓之兄雨三名
其室曰漱芳故茲以西稱蓋自二陸居參佐解遂以東
西爲兄弟故事而士衡二十作文賦已有漱芳六藝之
言夫人生惟詩書文字之味歷歲彌長况又以天倫敘
樂之思引而長之六藝之旨可勝旣乎雨三爲廉吏有

令子今筠樓又體兩三之志奉母以教諸子長松蔭於庭瑞草茁於階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也此則芳潤之實理非所謂摘藻撿華以爲漱藝者也吾聞之也萬物發生於東成實於西芳之爲言又萬物之精粹者也其在人則爲美質其在事則爲懿矩其在載籍則爲道德之光其在家庭推而至於邦國則爲善氣仁風之感被易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莊子曰正得秋而萬寶成是室也一名新梧書屋梧之初引也得春氣以榮及其青蒼結實葦萋而茂密則在乎秋此亦西之義也吾家一桂房後代有聞人至兩三兄弟同登進士筠樓又以省試第一人起家皆近族所罕有而兩三平生未罄

之蘊奉母教子之休祐胥於筠樓收其功而食其報可謂成實於西矣往者兩三成進士南歸予爲作漱芳室記至今十有八年又爲筠樓作西室記故特發明此義著之家乘傳之宗族並以語蘭芷藻等使知同芳共氣之克承有自也其已見前記者不復贅云

三李堂記

金子子青瓣香太白長吉義山詩而以三李名堂噫淵乎奧哉吾嘗怪放翁謂溫李自鄒也然此亦非放翁之過世稱溫李固已失之矣義山柯古之名三十六體以紀年輩則可耳以示後學則不可厥後漸乃波及西崑供人擣擣則益失之矣然則義山孰可與並耶曰義山

杜之的嗣也吾方欲準杜法以程量古今作者而適聞
子青以三李名其堂是不可無一言記之也夫唐賢氣
體近杜者莫若昌黎而昌谷韓徒也昌谷之從韓出實
以天機筆力行之則杜法何遠焉自古詩人並稱者皆
同格調耳惟少陵與太白不同調則義山有曰李杜操
持事略齊三才萬象共端倪此其不似而似者乎此三
李之義豈子青臆說乎吾故願子青深思善養得三家
之所以然而勿襲其貌也則此堂何名三李仍卽共此
蘇齋之師杜而已故予於是堂不可不述吾意以爲記

三硯齋記

野雲朱君蓄三古硯於櫝予爲銘曰一卽三三卽一是

果用維摩詰經語耶坡公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
三硯何以多爲客曰再購以備損壞坡公曰眞硯不損
也朱君此三硯則趙凡夫有自篆銘矣葉臺山硯有芝
岳銘鄭所南硯四周宋鐫曲水流觴圖圖兩側有銘背
有所南臨禊帖歲久磨失屬予縮臨玉枕本以補之是
則依然三君子之精神留寄此銘矣而朱君以十指作
煙雲驅萬象此三硯者皆相從而融液出之淋漓元氣
卽硯卽人也故曰眞硯不損也此則所謂一卽三三卽
一之說也是日野雲持櫝來舉似吾齋坡像前拈瓣香
相視而笑遂書此以爲記

愛蓮堂記

歲已酉予按試九江訪濂溪周子愛蓮之堂時與門人
謝蘊山遊鹿洞和其白石山房詩卽東坡爲李常兄弟
作記者也予因慨然想見昔人讀書之勤與名賢書堂
相照映而李常兄弟皆以文學別歷出爲名臣每佇思
五老峰下徘徊不能去輒欲攷其讀書之所求所謂寶
陀巖楞伽院者而不可得其後九江南康二郡守於其
地重建光霽之亭予爲書扁而愛蓮之池檻不可復識
矣今忽忽十有二年而得見蘭峪李氏斯堂名與之合
亦屬予爲之書扁而李氏伯仲時來問字於予予因舉
蘇記所謂探華實而探源者勗之並附書於堂楣焉將
以作書櫝箴可也將以作蓮蒂頌亦可也

石畫軒記

予藏蘇書蔡君謨夢詩帖將四十年矣遍覓好手寫之未肖也嘉慶癸亥冬得石屏妙出天然真此詩意也已明年春重葺茅齋名之曰石畫軒蓋晴陰不可合而夢幻難爲傳今竟於造化神力遇之異哉昔歐陽子詠石屏有神鬼鑄鑠之句第不識君謨夢境豈亦與造物者合契耶此夢此石孰端倪耶蘇君寫此句蓋江南草長鶯花亂飛時耶予得此蹟之日則羅浮咫尺風雨合離江文通云倏忽南江陰照曜北海陽豈復求諸文辭筆畫乎軒可名也石畫孰從而名歟吾還以蘇帖質之

並蒂蓮圖記

辛酉之秋李氏愛蓮堂花作並蒂其冬予四兒樹崐締
婚焉因屬中州吳翰林繪爲圖諸君子詠之甲子春予
還都見其裝軸讀其詩而爲之記曰物之得氣也有時
而事之應祥者有自氣卽理也名卽實也視乎承之者
何如耳方予攜樹崐僦茅舍謀一几之課讀尚未卽安
豈遽爲之議婚娶事樹崐年尚幼亦甫冀其溫肄經書
未能習熟豈遽籌及成室愛蓮主人爲予東鄰是年秋
仲通初叩戶來論文亦無意締言婚媾也乃至臘月而
締婚事就始知其秋此花爲之兆適歲除次兒樹培省
親還而明年春圖之詠之以成此卷視親賓之集喜讌
作吉語者其爲慶幸不旣增倍乎然而好合者善之先

見者也祝頌者詞之近夸者也近夸者吾引以爲勉則
先見者吾當承之以實吾家本寒素先人屢蹟場屋而
予得邀

聖恩叨爵祿樹培又繼入詞館造物者將恐其得意之
見稍萌矣李氏以舊族務本力田諸子姓甫將烝然有
造也而於迨吉于歸若微示之以機者必將於此百倍
其精勤以益培其根抵不慕浮華而積之以謙厚不期
速效而持之以永久我兩家其常視此圖而守之無數
乎故書此以爲圖記使樹岷與仲通皆日三復之

先大夫文藁冊尾記

先大夫時文草底一冊凡三十六首內複寫原稿者一

首誤裝尾於紙後者一首又不全者三半篇內六篇有
孟穎仙先生手評孟諱智仝順天拔貢生與先大夫交
最善工楷法尤深於易每來吾家呼方綱疊疊講易不
倦官山東東平州州同湖北興國州知州此皆來吾家
時就案頭手書之蹟也鑽之彌堅篇王寅寫蚤起前一
篇許思誠寫二人皆受業於家父者餘則皆方綱九歲
時所寫也是爲乾隆六年辛酉正穎仙先生選拔貢生
時吾家僦居正陽門外般若寺衙衙陳氏之屋坐南向
北三椽中間一椽方綱初讀五經於此先大夫日課以
小題作半篇教以應童子試之式故每戲寫進字先大
夫常語方綱曰吾家書香須有人繼且望汝一進庠門

耳其後三年方綱始進庠也先大夫熟於隆萬諸家文而最厭薄時墨華縉之習詩古文皆無存藁矣舊時二場用表有小楷書表稿在手蹟冊已裝函此文稿紙破爛再不裝冊誠恐失墜至今七十二年後始得粗裝此冊嘉慶十七年壬申四月六日男方綱記

先外祖手蹟記

先外祖張公諱嗣踪字方九號靜芳順天廩貢生選授奉天開原縣訓導未及赴任主管育嬰堂事凡二十年乾隆庚午夏卒年七十八其先世浙江山陰人所謂白魚潭張氏也公之父始入籍順天自公之祖命二十字爲後人取名前十字云可嗣爾祖行其振我家聲故舅

氏以爾字爲名然 國初張學會字爾唯卽白魚潭旅人也用爾爲字張爾唯在 國初與孫退谷梁蕉林同著名鑒藏者而外祖未嘗語及故不知其世次近遠也外祖多蓄書帖然不觀非聖之書篤守宋五子學自題屋壁曰長幼內外須嚴恭和順言行衣食毋放縱奢侈吾家所有外祖手蹟惟此數字今敬裝於冊嘉慶十七年壬申四月六日方綱記

十二圖自記

嘉慶壬申八月爲予八十初度之辰屬友寫十二圖客曰子寫此以自娛乎抑又自爲詩曰畫圖十二勞丹粉幅幅能追省過不則是十二圖者以省過耳豈自娛之

謂乎予笑曰此十二圖中最熟最久者無若粵東之三
任西江之再使矣自壬辰春使粵役竣北歸至丙午秋
復使江西出都途中有詩曰憶昨拜 命初竟夕自攻
疚讀書十五年所學仍未進所以漆雕云斯之未能信
及已酉九月北歸詩云昨非雖屢悟昔遁何從收韋弦
戒已佩褊急仍未瘳日對匡君語尚未除驕浮此去讀
何書始克寡悔尤夫以自知自悔之言往復若此而依
然有待於省改也則所謂借此畫圖以省過者裨益幾
何而謂必賴此圖以省過乎則質言之不如仍曰寫此
自娛而已

十二圖者一滕閣二黃鶴樓三七星巖四藥洲五棲霞

六澄海樓七五老峰八蠡勺亭九曝書十閱文十一校
經十二攷經石而惟登岱則以幅小不及繪入也方綱
謹記

自題校勘諸經圖後

攷訂之學何以專系之經也曰攷訂者爲義理也其不
涉義理者亦有時入攷訂要之以義理爲主也學者束
髮受書則由程朱以仰窺聖籍及其後見聞稍廣而漸
欲自外於程朱者皆背本而騖末者也是亦因宋後諸
家專務析理反置說文爾正諸書不省有以激成之吾
今旣知樸學之有益博綜攷訂勿蹈宋後諸家之弊則
得之矣而豈敢轉執攷訂以畔正路乎嘉興王惺齋曰

學莫陋於厭薄韓歐習用之字而嗜講說文內不常用之字吾每敬佩斯言以爲切中今日學者之痼疾蓋攷訂家以墨守宋儒爲陋而惺齋乃以苦研說文爲陋所謂彼我易觀更相笑也讀易而兼及考禘因考禘而及明堂讀禮而必合證明堂路寢其於大司樂鄭注盛德篇盧注別無可取徵之書而必斷斷傳合之吾不知其意欲何爲也卽夏五十畝殷七十畝與周官分田制祿必欲如目見而詳說之吾不知其意欲何爲也則若李資州之於易杜江陽之於春秋博涉其津涘以資問途奚不可也尚憾陸元朗所釋有未盡歸一者徐楚金所繫有未盡校核者尚憾秀水朱氏所考於前後歲月有

失於備記者若非實有確据遽援鄭氏禮堂寫定以整不齊爲任也則豈敢乎夫惟兢兢恪守聖言曰多聞曰闕疑而已矣

自題攷訂金石圖後

客曰然則考金石者豈其專爲書法歟曰不爲書法而考金石此欺人者也彼固曰以訂證史籍爲專務耳夫金石之足考經正史固然已且夫集錄金石始於歐陽子而歐陽之言曰物嘗聚於所好此非以其書言之乎然吾尙覺歐陽子之答石守道謂鍾王以下不足言書此特過激之語洪文惠作隸釋謂無一字好奇而其續滂喜篇仍未免好奇也夫學貴無自欺也故凡攷訂金

石者不甘居於鑒賞書法則必處處攜攜某條某條足訂史誤金石文足訂史誤固時有之然其確有證者若唐年號大和誤太和遼壽昌誤壽隆似此之類則無可疑者至於一官一地偶有措挂苟非確有證據何以知史必非而碑必是乎且卽以篆變隸隸變楷以來上下正變之槩豈易罄陳而可忽視之乎正惟力窮書法原委而時或他有所證則愈見金石文之裨益匪淺也其書極醜劣而足證史事者此特千百之一二而已卽書法亦僅就其涯涘可尋者循循下學之是程而遑敢遠鶩爲乎雖得見虞書廟堂唐本矣而未知智永之真千文若何雖得見趙子固落水蘭亭矣而未知押縫潤行

之古本若何雖見梁唐摹樂毅論真影矣而未知王順伯所見徐氏海字本若何卽今得精摹漢建初銅尺矣而猶未敢繪鼎彝尊卣於几案間也學貴無自欺也正惟有此建初尺正式而所見欸識古器愈以難信也夫

蓮本堂記

是日卽書此內二語於李氏並帶蓮圖卷後

吾友陸鎮堂嗣君求名其堂告之曰子之家世居吾里將百年矣其先居甯波之慈谿也蓋聞子家慈谿舊居門有蓮花塘焉吾欲記此於子之屋壁久矣周子愛蓮說曰中通外直亭亭淨植此則蓮之性也可以觀本矣今子居北京而溯水源雖蓮之跌萼非其舊而蓮之根本固在也事固有發榮於一日而滋培於久遠者是在克

自樹立者扶植勿諉而茂澤益長也遂書此以爲記

復初齋文集卷第七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讀李穆堂原學論

臨川李穆堂蓋宗陽明之學者陽明以良知爲說故不遵朱子大學定本吾既詳論之矣穆堂以此言學謂學者學其行事非篇章撰述之謂非名物象數詳略異同之謂其言之透徹雖朱子無以易之也竊嘗繹之知與行一事也必能知而後能行必能行而後能知無二理也由斯義也二者孰重則行爲要矣行爲要則知在所後乎然則大學舊本置知本於誠意之前朱子之審定其無庸乎然則諸經傳義其可勿究心乎然則考訂辨

析者其徒滋擾乎蓋穆堂之論學亦非爲矯此之弊而作也人必明乎知與行爲一事則一身一家之日用倫理無在非實學也一日間起念誠僞邪正一接物之公私當否皆實學也不此之亟講而徒殫心於誦說討論是與古人所謂學者正相違也然則陽明所謂良知之學乃正學也豈不視朱子更正大學本以格致在前爲愈歟曰學者惟當合知與行而一之而朱子實未嘗教人專以知爲務也朱子謂大學首先格物致知者正卽講求其德之何以明民之何以新至善之何以得止也朱子之言學固未嘗有能知不能行者也乃若穆堂之論則是所謂知而不能行者也何者大學之法禁於未

發之謂豫謂其灼知有所未盡則無以豫定所行也當其可之謂時謂其擇善研幾未能中節卽無以適於所行也不凌節而施之謂孫謂其未知卽易蹈於妄行也相覲而善之謂摩謂其見賢思齊見善則遷是皆以知與行合言之也策其行卽所以勵其知勵其知卽所以策其行故教易施而學易從也今由穆堂之言學專於行不事乎知且如國學之六堂不程以經書典籍而惟日課其起念公私誠僞以爲甲乙此其事可行乎今如鄉會試歲科考不閱其試卷而惟日督學官問其處家之言行動作以爲去取此其事可行乎童子入塾延師督課每日無經書誦讀之事而欲其心不放而欲其有

所恪守此其事可行乎蓋既有學校庠序之設則必閑其志於道藝既有書冊音訓之習則必矢其誠於規矩夫然後可以生奮勉之心而獎掖於作忠教孝化戾改愆之路祇在勤學之務實而已奚必矯變成說而轉涉於空言爲耶正須知孝弟謹信卽所謂學文也學文卽學孝弟謹信也正須知志道據德依仁卽所謂游藝也游藝卽游於道德仁之內也愈講此輕彼重則愈岐而二之耳

原學論

愚旣論穆堂之原學而又自爲原學論者深見學之無事於原也原學者則欲廢學而已請以禮言禮者履也

人所踐履則率由之持循之正志齋莊斯卽禮矣故曰克已復禮其綱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其目也然此則聖人爲顏子言仁所從事聖門大賢鑽仰高堅有博文之功乃得此以約之若其教天下之人該悉天下之事則安能以此概說之是以釐其經三百焉致其曲三千焉必如是乃足以立禮也今若舉凡尊卑遠近問勞酬獻之儀舉凡吉凶賓軍嘉之事皆推原禮所由起以數言該舉之此必不能通者也然則學者三代共之千萬世服習而修明之而今乃曰吾欲原其始也故曰原學者直是欲廢學而已矣聖人以躬行示人卽必以躬行爲學也以五倫爲教卽必以五倫

爲學也然此其大綱耳三代庠序學校辟雍類宮有其地鐘鼓絃歌有其器有其節而其師若弟子諷誦講解卽必有其簡編請肄之業今不傳耳彼石梁王氏者且謂學記之不詳陳矣豈知漢承秦火之後六經始漸出於世博士之錄王制尙不能明言其時代制氏之鏗鏘鼓舞尙不能言其義不特此也卽班固之志禮樂已不能臚舉其典物卽鄭康成之注禮經亦不能舉所引諸書悉整比以示後學矣陸德明孔穎達皆唐初聞人而陸亦尙未能盡衷音訓之一是孔尙未能盡衷毛鄭服杜之指歸直待宋程朱遙溯孔孟之傳而又苦於去聖太遠攷訂久虛參定較量驟難畫一幸有朱子章句研

析使後人稍得以尋津筏之所自今日爲學者正宜乘此問津有由之時平心虛懷以上叩淵源經術之實是乃千萬世服習而修明者其程功致力探本攷原全在今日而其稍敏悟者輒欲原學也曰學者效其行事而已不在記誦講肄之末也則將曰禮者履也不在乎器數典司之末也愚故曰原學者直欲廢學而已耳安得不爲吾學侶敬論之

姚江學致良知論上

姚江之學與朱子異人皆知之然所以謂致良知之學與朱子異者正以其不當以此詁大學之格致耳陽明以致良知詁大學之格致故必欲從舊本以誠意居先

是則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皆絜其次矣絜大學之次則失古人所以爲學之實矣夫大學條目豈自孔氏之遺書始言之乎是固自時敎正業退息居學若王之胄子則先以某條件焉卿大夫適子則先以某條件焉其所爲度量數制之詳今無由以稽矣蓋古大學之敎不知廢於何時聖門敎人博文約禮則六經其要也孟子初見滕君首言性善稱堯舜此其大綱也至其剖析事爲一則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再則曰若夫潤澤在君與子假若滕君爲世子時親受業於門必有詳加考析以裕經國之本者矣即使當日夫子得柄用以治魯以興周亦必由文武之方策周公之典

禮未有以空談性道爲之者孔子孟子皆不得已而託諸刪定教言迨秦燼已後漢儒漸次修舉舊籍而又間以晉之清談唐之詞藻無由以整理遺緒也宋之程朱始能窺見聖賢大旨而宋元以後帖經訓義變爲制舉之時文正得由肄繹經書以上溯正學矣而有明一代其務本業者專習時文不克深究也於是其間通敏之資如陽明王氏奮其獨造之見意以爲直到聖涯而轉覺朱子之近於庸常也白沙甘泉江門靜坐之學從而和之此其始未嘗不深會於聖賢之詣而其一意孤行漸啟門戶之幟則不可不防其弊也幸至今日經學昌明學者皆知奉朱子爲正路之導其承姚江之說者固

當化去門戶之見平心虛衷以適於經傳之訓義而又
有由漢荀虞馬鄭博涉羣言以爲樸學此則攷證之學
又往往與朱子異者是皆不探其本而逐其末者也攷
證之學則與良知之學正相反對以愚區區之見則良
知旣不必自名其學而攷證諸家精心研討以漢儒爲
名乎豈漢學果能究悉乎則吾謂攷證之學實自馬端
臨王應麟黃震之徒而後濬發之其用意深粹仍自朱
子門人之緒得之孟子固曰夫道一而已然則學一而
已矣攷證之學仍皆聖賢之學也良知之學則無此學
也

姚江學致良知論下

前而鳶湖之學後而江門之學皆可綜理條貫之使與朱子合也惟姚江之學以致良知爲說則實異乎朱子所不得不辨者彼固謂其說本孟子也孟子擴充之旨謂以仁心行仁政者推此以加諸彼就仁術以啟發當時之國君非於大學條目言之也故曰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固明說不學不慮矣言不學不慮則與大學格物致知之用力程功不同矣夫所謂致良知者卽擴充其良知也乍見孺子將入井此迫切之際可與之言學乎興甲兵危士臣之際可與之言學乎則不得不指其良心發見之端然亦必準之以權度權度於物皆然而心爲甚心爲甚者指

其急切處也物皆然則平日從容分析輕重長短是又卽大學格物致知在誠意前之謂也孰謂大學本末厚薄之下未嘗申繹格致而遽先釋誠意者乎熟讀孟子而致良知之說是有意與朱子立異灼然無疑矣凡爲學切勿分別門戶也而爲說經計則焉得不剖其歧說大學章句必以朱子所定爲正本不可妄言復古本是則姚江致良知之說大有蠹於經者是以申切論之

攷訂論上之一

攷訂之學以衷於義理爲主其嗜博嗜瑣者非也其嗜異者非也其矜已者非也不矜已不嗜異不嗜博嗜瑣而專力於攷訂斯可以言攷訂矣攷訂者對空談義理

之學而言之也凡所爲攷訂者欲以資義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辨之是炫而於義理之本然反置不問者是卽畔道之漸所由啟也如近日惠棟之於易極意博綜而妄取他本以解經字甚至以繫辭傳天一地二以下爲後人所增以富有日新諸語爲後人所訓以說卦傳乾健也以下爲後人所益又如近日閻若璩之於書苛求古文毛舉細碎逞其口辨甚至以危微精一十六字爲非經所有凡此等謬說皆起於偶有所見而究其自信自炫遂反唇而不顧其安者皆嗜博嗜異而不惟義理之是求也學者束髮受書則誦讀朱子四書章句集注迨其後用時文取科第又厭薄故常思騁其智

力於是以攷訂爲易於見長其初亦第知擴充聞見非有意與幼時所肄相左也既乃漸驚漸遠而不知所歸其與遊子曰事漂蕩而不顧父母妻子者何異攷訂本極正之通途而無如由之者之自敗也則不衷於義理之弊而已矣然則攷訂之學轉不及空談義理者歟曰攷訂之學豈惟勝之正賴有攷訂之學然後義理尤長近日秀水朱氏經義攷其有資於攷證人所知也朱氏此書可謂切於攷訂矣然吾所最憾者每書載其原序而於序尾之年月反多刪去將使觀者何由而得其師承之所自乎何由而參驗其沿革同異乎宋以後言義理則益加密矣顧有恃義理之益明而轉薄視漢唐注

疏者忽視爾疋說文者甚且有以意測義而斷定訓詁
形聲者有無所憑藉而直言某與某古通用者此皆空
談義理不知攷訂者誤之乃激而成嗜博嗜異之侈爲
調說者是二者其弊均也言正誤則開妄改之弊言錯
簡則開妄作之弊若究其所始則錯簡之疑始於鄭康
成之注玉藻其段段言脫爛者原自有所以處之非私
見也而極其弊至於宋儒之改康誥首段以爲洛誥之
文則誤甚矣

詳具拙撰
書附記

至於正誤以某字當爲某字則

鄭氏之失爲多後人又豈得尤而效之語其大者則衷
之於義理語其小者則衷之於文勢語其實際則衷之
於所据之原處三者備而攷訂之法盡是矣然而文勢

亦必根柢於道也所据羣籍亦必師諸近聖也故曰攷
訂之學以衷於義理爲主

攷訂論上之二

客曰子謂攷訂必衷於義理者以治經言也若博攷子
史諸集其盡然耶曰吾固謂攷訂在於審其來處也如
攷史則所攷之事必以所据之書爲斷其所据之書出
於正史歟出於別史雜史歟出於野史歟卽同出正史
而正史所据必有其足信之實有前後數代之失以證
之有前後諸紀傳之歲月以證之有旁推諸紀載以證
之則益足以申其是而辨其非矣攷諸子集亦然既有
其所据之書則其記載之先後互校之虛實此其中卽

有義理之所徵者卽有文勢之所區別者故凡攷子史
諸集者皆與治經之功一也天下古今未有文字不衷
於義理者也豈惟諸子諸史諸集哉卽稗官說類之流
皆可以此概之矣豈惟稗說哉卽里俗鄉曲傳誦勸善
之文苟其合於義理者卽無庸執攷訂之學以駁難之
此所當權其輕重而已矣如權其輕重則不至泥古反
古致以爲攷訂者之累矣如古有父在爲母服朞年之
說通儒皆信之然吾合古今參攷之雖其明有所徵而
不得不直言其不可從也

詳見禮
附記

又見近日全氏祖望

著一文辨閩海祀天后事此惟衷諸義理有功於民則
祀之而毅然奮筆以辨之可乎故曰凡攷訂者一以衷

於義理爲主

攷訂論上之三

客曰子謂攷訂衷於義理而所據之書與文勢兼之是三者固足以該攷訂之學矣惟有一事不能以此例之者則攷訂法帖耳豈其攷訂法帖者必皆以書法爲主耶曰金石自是一類法帖與書畫自是一類攷金石則仍吾前所云攷史之例矣若攷法帖則專以書法爲主何者法帖書畫者藝而已矣雖言藝亦必根於道然未有言藝而轉舍藝以爲言者故凡攷法帖而博極參證於經史者此言藝之本也其有不甘於言藝而必假攷訂經史以爲名者此自欺之事也嘗見陝碑有修某城

一碑字極醜拙而其事足以證史如此之類不以書法言可也至若篆變隸隸變楷以來歷朝諸家之原委亦必講求之以定學術之淳漓趨向之邪正此非衷於義理者乎如漢唐隸書肥瘦骨肉之上下源流非關於學術乎楷行以下雖流別漸多然如王羲之書以樂毅論爲首者正爲其小楷中具開闔起伏正變之勢所以瘞鶴銘可與並論也而後之不知書者推吳廷所刻本一例圓熟者爲真則適以開作僞者之漸此非關於學術士風者乎近日如王澐知學書而所撰帖跋避論書談藝之名而暗援史事矜爲攷訂之學實則所攷轉多舛誤今之學者動輒舉碑刻之文以斷史之誤然其中固

實有史誤而碑可信者亦有不妨兩存以備攷者如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小之大史皆誤爲太和遼道宗年號壽昌史皆誤爲壽隆此則必以石刻正之若其他歲月職官名氏或有不得執一以遽斷之者近日言碑帖者不知藝之與道通也嫌其涉於僅言鑒賞似遊客之所爲故於碑帖必先求其與史傳之合否又往往必申石刻以抑史傳其意未嘗不善而其實則欲避居論書之名爲大言以欺人而已矣歐陽子已薄視鍾王虞柳以茗飲圖畫爲比直恐劃界道與藝而二之則吾不敢也

歐陽子與石守道書以鍾王虞柳之書比於嗜茗飲觀畫圖其云鍾王虞柳者石守道來書中語蓋以鍾王虞歐並說不欲斥言歐而改云柳抑何不云虞褚而云虞柳柳可與虞並稱乎此其隨手措語又不足以較

量也然歐陽之文世所重也今以書法比之若飲園畫
固不足道至若圖畫則雖藝事而亦不得謂全不關於
攷訂也漢人石刻之畫像有可以攷冠制毋追者有可
以攷車制程蓋達常者卽唐宋以後畫家之沿革出處
亦有足裨於史傳詩文者豈得與茗飲一例輕之經曰
游於藝又曰工執藝事以諫藝可盡卑視乎且夫攷訂
之學大則裨益於人心風俗小則關涉於典故名物然
一言以約之曰取資於用而已經曰不作無益有裨於
用者則常攷之其無益者則不必攷知此則攷訂之大
端在是矣如其不適於用也雖以古經師大儒所言之
鄭氏之言六天廬氏注大戴之言明堂路寢甚至顯著
於經如祭配之皇尸公尸喪服之言父在爲母養年至
此等不可行之事攷之何用不攷之未爲寡陋也如其
用也雖以後世書家畫家之蹟至如黃庭樂教洛神諸
本之原委先後能詳攷之豈不有裨益乎故攷訂不論
其巨細遠近但爭其有用與無用有益與無益而已又
如吾邑黃氏中州金石攷前有陳祖范序此必因陳有
學古能文之名欲借其序以重此書也及觀陳序其文
之薄弱固不足言卽以所稱攷金石者有資於攷證經
史而非玩物喪志其言攷證經史是已其言非玩物喪
志則卽歐文所比若飲之類也作此攷之序正當以其
所錄碑目不盡著撰人書人則無益於攷不盡著存否

闕佚則無益於考不此之究而以玩物喪志相形言之則是從未嘗留意此事者之言而遑問其序之工否乎因論歐文附及之

攷訂論中之一

有訓詁之攷訂有辨難之攷訂有校讐之攷訂有鑒賞之攷訂古之立言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攷訂也古之爲傳注者欲明義理而已不知後之人有攷訂也若東漢時淹洽諸經如鄭康成者知後人欲加攷訂之功則所見之書尙多必已備陳之矣所据之音訓何自必亦詳說之矣豈惟鄭氏之於諸經古之人有先我而稽纂者當早剖其本末而具其節目則無事於後人之攷訂矣此固必不能之勢也然而原其大要則稽

古之勤自漢儒始漢儒所自爲訓義者又不盡傳於後於是荀虞鄭氏之易申轅之詩服之春秋反賴後人爲之掇拾輯錄至有不能知其上下文義若何而專舉其一語爲證者然而師承之遺緒時有間見引述賴得假途問津者卽徐遵明二劉之徒尙矻矻綴及之而又間隔以有唐一代博涉詞藻而其源弗探也陸氏在隋末唐初作釋文已多兩歧之音訓矣何況鄭康成生於許慎作說文後之廿九年其上下原流沿革同異之所以然孰從而一一詳質之卽當北宋時亦安知無一二遺聞逸說在人口耳者而啖趙以後爲春秋學者已多自立議論排而上之昌黎已有三傳東閣之語曾不知三

傳俱束高閣更何据以究遺經之終始乎直至南宋而朱子出焉吾非敢目朱子爲攷訂家也謂其用心之精用心之正也卽一攷訂之事未有不本於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者也夫然後鄭樵馬端臨王應麟之輩出焉用心之精自南宋始也而其後又間隔以有明一代之不知攷訂明人之不知攷訂則八比時文之弊也學者輩而習焉則由八比時文入也然而上下千古通徹言之則攷訂之學未有盛於我國朝者也宋人之推歐陽子也曰以通經學古爲高乃歐陽氏之於攷訂尙有待焉者則通經學古之事必於攷訂先之雖沿有明之制藝而實承宋儒之傳義萃漢唐之注疏則未有過於今

日者也學者幸際斯時其勿區漢學宋學而二之矣然
而劃漢學宋學之界者固非也其必欲通漢學宋學之
郵者亦非也今日上則有

欽定諸經傳疏義說下則內外皆有四庫書寫本卽以
科舉時文亦人人知有稽古通途所自出昔之患其儉
陋者今已轉欲防其驚廣嗜異之漸是則此時之攷訂
視前人倍易爲力其收功也亦視前人倍多所逸獲則
用心之精用心之正與用力之勤兼而出之何不可隨
所近之路以適於大道乎故吾曰攷訂之事必以義理
爲主

攷訂論中之二

然則證據經史整齊百家近儒孰先耶曰豈敢品次之哉前乎我者誦其遺文而已此中分別出入之際難言之矣若就吾見聞最近者無錫顧氏之於春秋元和惠氏之於諸經婺源江氏之於三禮吾皆未及見其人而粗得其緒矣吾所目及見者則休寧戴震歙縣金榜金壇段玉裁是皆惠江氏之後出者然吾雖智略知其人而未與之友也就吾所與辨析往復者則如餘姚盧文昭嘉定錢大昕大昭也此諸子之書具在抑又不必從而軒輊之吾門從遊者則若寶應劉台拱海州凌廷堪曲阜孔廣森南城王聘珍亦其亞已高郵王念孫與其子引之皆推服金壇段氏說文之學引之亦謂劉台拱

深於論語昨阮侍郎元以所錄台拱之書來示其論語
卷中有精審者亦有偏執者而凌廷堪之儀禮釋例雖
不爲害而究亦無所益蓋此事原不能求其備善者也
故執己所長以議人之短者可偶舉其一二而不可繩
其全也惟詩文家竟有不事攷訂者此固無害其爲專
長秀水錢載詩人也不必善攷訂也而與戴震每相遇
輒持論齟齬亦有時戴過於激之然而錢不敢斥言攷
訂家之失也惟鉛山蔣士銓詩集有題焦山瘞鶴銘一
詩其言曰注疏流弊事攷訂鼯鼠入角成蹊徑此則大
不可者攷訂瘞鶴銘特金石中一事耳與注疏何涉而
以攷訂之爲弊歸咎於注疏是特俗塾三家邨中授蒙

童者第知有范翔四書體註語以十三經注疏則茫然未嘗開卷者蔣或卽其人耶若非其人曷由有此語耶聞蔣主講席於揚州諸生有汪中者夙以博辨自詡起而問曰女子之嫁母送之門是何門蔣曰姑俟查攷汪曰俟查攷則無所庸其掌教矣蔣以此深銜之語學使欲置之劣等今若以蔣此詩證之則其答汪生似太過自抑矣推其題瘞鶴銘而斥注疏之攷訂則其答汪生應云母送何門不應來問則與其詩相應矣而蔣不敢也吾所識如諸城劉閣老墉之於金石碑板及錢侍郎載之於詩文皆不善於攷訂而不敢公然斥攷訂爲非惟一蔣君有出言之違失若此者蔣之詩近頗爲人傳

誦此豈得阿私好而諱匿之凡人各有所長豈其人必攷訂而後成家乎要在平心而勿涉矜氣則攷訂與不攷訂皆無弊矣

攷訂論下之一

凡攷訂之學蓋出於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後攷訂之說有互難而後攷訂之義有隱僻而後攷訂之途有塞而後通之人有病而後藥之也乃若義之隱僻者或實無可闡之原或猝無可檢之來處則虛以俟之可矣事之兩歧說之互勘而皆不得其根據則待其後定而已矣此亦莊生所謂緣督爲經也借如未有窾卻有何從批之導之哉若其立意以攷訂見長者則先自設心以逆

之而可言攷訂乎若其於事之兩歧說之互出義之險
贖苟間以私意出入而軒輊焉者其爲攷訂也必偏執
而愈增其擾矣又奚以攷訂爲哉攷訂者懲禁絲而理
之也未有益之以禁絲者也是故攷訂之學可以平吾
心可以養吾氣可以漸問於學道之津矣故曰攷訂之
學以義理爲主

攷訂論下之二

客曰攷訂之學其出於後世學人而非古先聖訓所有
也乎曰聖言早已具矣特未明著其爲攷訂言之耳蓋
嘗反覆推究上下古今攷訂家之所以然具於此三言
矣曰多聞曰闕疑曰慎言三者備而攷訂之道盡於是

矣大抵攷訂者之用已意初非好矜已以炫所長也亦實因乍見某書某處有間可入也而未暇於此事之旁見於他處者悉取而詳核之則誤者什有幾矣其或又見一處正與此處足以互按也喜而並勘之以爲兩端之執在是也而不知前乎我者某家某文早有說以處之吾不及知而遽以吾所見定之又非漏則略故觀書貴博也每有積數十年之參互待決者一旦豁然得之矣而後此又於某書見有此條其所見又倍於我者乃始皇然省也此皆未多聞之故也至於不肯闕疑不甘闕疑則其弊最大今之言攷訂者相率而蹈之者比比皆是也何者不平心不虛已而好勝之害中之也未攷

訂之前已有胸中成例在矣及其所遇偶有不合於吾
例者則遷就圓合以爲之說必不欲闕疑也經史之事
有能析其一端而不能盡白其後一端則恥之則概以
已意演繹之必不欲闕疑也今有衆賓廣坐中某舉一
事爲問其知之者則應曰某作某義某出某典其不知
者稍有愧色不欲顯也則起而更以他事亂之不則出
一別說以間之今有市鬻貨者某貨取直若干其欲應
者則緩圖之矣其黠者則詭言他物以亂之若不以爲
意者俟其人悔而更議也於是黠者以離得合矣此固
市井小人之爲也其出別說以間亂者奚以異此然則
攷訂而不甘於闕疑是殆與市井小人之習相埒乎曰

不然彼聞一言而出他說以間亂之者固非矣然而坐中有識者輒掩口笑之衆皆知其無能爲役也若攷訂家遇難解處毅然以一說強質之則竟筆諸著述傳諸藝林甚且有奉爲定解者直有以爲利而不知其害者此其爲弊中於人心學術以視市井小人之所爲不更下一等乎不意攷訂本至精之正業而其可笑至於如此者則強不知以爲知之爲患大也夫然後知聖人教人灼見後世人心學術之利弊至深遠也客曰子以疑必當闕則古籍可疑者多矣如盡從而闕之將安用注釋爲耶曰聖人固明言之其必不可不闕者則無寧闕也其稍有可通之處則慎言而已矣治家者惟儉可以

養廉治經史者惟慎可以補闕有慎言之一途而闕疑之法圓足之至矣至於併欲慎言而無從者則仍歸於闕疑而已然而慎言亦豈易哉有出人採取之慎有比較絜度之慎有落筆字句之慎有出言詞氣之慎夫非爲畏物議而慎爲友朋箴規而慎也學者立言本宜敬以出之遠鄙倍而擇尤雅或者其庶幾乎

攷訂論下之三

攷訂者訂證之訂非斷定之定也攷訂者攷据攷證之謂非斷定之謂如曰攷定則聖哲作之也非學者所敢也近見戴震謂非典制名物不足以窺聖道且如宮室之制必据大戴記盧注謂明堂卽路寢不知盧注所謂

路寢與明堂同者未知是言其中某制某義之相同也而謂路寢卽明堂乎如井田之制近日沈彤得漢尺卽準之以命有周之世分田制祿之法可乎如祭祀之制鄭康成氏謂禘是祭天實是誤會祭法而近日爲鄭學者必傅合其說謂禘非宗廟之祭可乎愚謂治禮經者但當纂言而不當纂禮蓋纂言則古說卽有沿革同異或不妨並存以資考析耳纂言則諸經雖各爲指歸而間或取彼以證此亦未遽伸此以抑彼也若竟居然斷定某制當如何某事是如何非其目覩誰則信之自聖人仰述夏殷已云無徵不信今日之視周與周之視夏殷何如哉况居今日而斷定古之典制名物非妄則鑿

也妄則啟僭以誣世也鑿則嗜異以自欺也凡學問之事苟非大爲害於世教者慎勿剖斷之也且勿論不當纂禮凡典制名物吾未目見必不可斷之固已且卽以纂言之法雖一字義苟非有前人成說亦不可以斷定嘗見一友集中述戴震說朕兆朕字謂是舟之拆裂隙縫此字從舟而說文舟字條下無此說也今以已見造爲說文可乎又見一友集中援近日段玉裁說左傳人盡夫也句謂此條杜註數句皆有天字欲改云人盡天也可乎然此皆不足道也請就一事言之尙書武成王若曰以下乃是史臣重述之文而蔡傳必執原本爲錯簡居然更造一篇名曰攷定武成至今塾師遵爲定本

此則宋儒明於義理者自蹈於蔑古皆擅言攷定之弊有以致之可勿慎諸

理說駁戴震作

近日休寧戴震一生畢力於名物象數之學博且勤矣實亦攷訂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考訂爲事而欲談性道以立異於程朱就其大要則言理力詆宋儒以謂理者是密察條析之謂非性道統挈之謂反目朱子性卽理也之訓謂入於釋老真宰真空之說竟敢刊入文集說理字至一卷之多其大要則如此其反覆駁詰牽繞諸語不必與剖說也惟其中最顯者引經二處請略申之一引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

成位乎其中矣試問繫辭傳此二語非卽性道統挈之理字乎成位乎其中者謂易道也則人之性卽理無疑者也對上賢人之德賢人之業則此句理字以人所具性道統挈言之更無疑也此處正承天地定位而言易之成位乎其中豈暇遽以凡事之腴理條理言耶此不待辨而明者也再則又引樂記天理滅矣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此句天理對下人欲則天理卽上所云天之性也正

是性卽理也之義而戴震轉援此二文以謂皆密察條析之理非性卽理之理蓋特有意與朱子立異惟恐人

援此二文以詰難之而必先援二經語以實其密理條析之說可謂妄矣夫理者徹上徹下之謂性道統挈之理卽密察條析之理無二義也義理之理卽文理肌理腠理之理無二義也其見於事治玉治骨角之理卽理官理獄之理無二義也事理之理卽析理整理之理無二義也假如專以在事在物之條析名曰理而性道統挈處無此理之名則易繫辭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樂記天理滅矣卽此二文先不可通矣吾故曰戴震文理未通也樂記此段下愚旣略附記矣易傳首章下則不敢也是以別錄此篇題以駁戴震豈得已哉

附錄與程魚門平錢戴二君議論舊艸

昨擇石與東原議論相詆皆未免於過激戴東原新入
詞館斥言前輩亦擇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無實據耳
擇石謂東原破碎大道擇石蓋不知攷訂之學此不能
折服東原也詁訓名物豈可目爲破碎學者正宜細究
考訂詁訓然後能講義理也宋儒恃其義理明白遂輕
忽爾疋說文不幾漸流於空談耶况宋儒每有執後世
文字習用之義輒定爲詁訓者是尤蔑古之弊大不可
也今日錢戴二君之爭辨雖詞皆過激究必以東原說
爲正也然二君皆爲時所稱我輩當出一言持其平使
學者無歧惑焉東原固精且勤矣然其曰聖人之道必
由典制名物得之此亦偶就一二事言之可矣若綜諸

經之義試問周易卦爻象象乘承比應之義謂必由典制名物以見之可乎春秋比事屬辭之旨謂必由典制名物見之可乎卽尙書具四代政典有謨訓誥誓之法戒存焉而必處處由典制名物求之可乎卽詩具徵鳥獸草木而有忠孝之大義勸懲之大防必盡由典制名物求之可乎聖門垂教論語其正經也論語孟子必以典制名物求之可乎孝經以典制名物求之可乎戴君所說者特專指三禮與爾疋耳三禮云者經部統籤之稱也究當分別言之小戴記禮之傳也當合儀禮說之韓子已言儀禮非後世所用顧宜知其義而已其義難知則合其經傳以求之學者正宜先知禮運首段之並

非歧入異說也又宜知學記之並非泛事空說也又宜知玉藻鄭氏所明脫爛處之不宜徑皆接合也又宜知樂記十一篇之宜各審其篇次也此又豈槩以典制名物得之者乎周官六典何以不略見於諸經禮記六太何以不同於周官古籍邈遠不能詳徵必欲一一具若目見而詳陳之乎況禮所具者周典耳夫子於夏殷禮皆能言之以其無徵故民弗從而不言也今雖周之典制尙有存其略者而其於善之無徵民之弗從則一也是以方綱愚昧之見今日學者但當纂言而不當纂禮纂言者前人解詁之同異音訓之同異師承源委之實際則詳審擇之而已矣若近日之元和惠氏婺源江氏

以及戴君之輩皆畢生殫力於名物象數之學至勤且博則實人所難能也吾惟愛之重之而不欲勸子弟朋友效之必若錢君及蔣心畚斥攷訂之學之弊則妬才忌能者之所爲矣故吾勸同志者深以攷訂爲務而攷訂必以義理爲主